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348
1873
v.30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3/62
ASIAN COLLECT.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四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王建據蜀

唐僖宗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初崔安潛鎭許昌令孜爲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隷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勖羅元杲鎭三川上令

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夏六月庚寅陳敬瑄至成都
中和三年秋七月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入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二建帥衆數千逃詣行在令孜皆養為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
光啓元年秋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為三川及峽內諸軍都指揮制置等使
二年夏四月田令孜薦樞密使楊復恭為左神策中

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
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
三年春三月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
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
曰唐祚將終藩鎭互相呑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
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
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
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
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卒有衆八千沿嘉陵江
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

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蔑不濟矣部將綦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饋以軍食建由是不犯東川　冬閏十一月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恐其合兵圖已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不爲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

父見召當往省之因見陳太師求一大州若得之私
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與從子
宗鐬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建至鹿頭關西
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安
肯爲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
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緜竹遂拔漢州進軍
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北又拔德陽敬瑄
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爲
顧公所疑退無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
於清遠橋上髡髮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

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
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詔遣
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諭之皆不從
文德元年春三月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
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　夏五月陳敬瑄方與
王建相攻貢賦中絶建以成都尚彊退無所掠欲罷
兵周庠綦毋諫以爲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
數年可據之以爲根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
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
朝廷命大臣爲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庠草表

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鎭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爲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磻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抶王使前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卽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鎭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爲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思

懃等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皆帥衆附於建給其資糧建軍復振　冬十一月陳敬瑄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　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既失興鳳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己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使使守彭州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　十二月丁亥以韋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爲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爲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　戊

子倒陳敬瑄官爵

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屯濛陽與建相持　冬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犇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請降於建

大順元年春正月壬寅王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楊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養以爲子

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建置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爲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琳許州人也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縣發城中民戶一丁晝則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夜則登城擊柝巡警無休息韋昭度營於唐橋王建營於東閭門外建事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嵩降於建建以有遷知州事　夏四月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以徐公鉥代爲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於建丙子僰道土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

承恩降於建　六月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己未王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　秋八月王建退屯漢州　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以桎梏棰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贓虛占急徵咸不聊生　九月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王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壬戌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

知畱後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鉥舉城降建

二年春二月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鎮　夏四月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飢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

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軍民彊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爲酷法或斷腰或斜劈死者相繼而爲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爲懼吏民日窘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稱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

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癬耳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臠食之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昭度甫出劍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亙五十里有狗屠王鷂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鷂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

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爲吏民稱
建英武軍勢彊盛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而衆心危
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覘之敬瑄以爲將
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
渥爲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　秋八月王
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巡內州縣率爲建
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彭
州道絕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
謂建曰老夫鼂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
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太

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孜自擕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爲父子如初壬寅敬瑄開城迎建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三兄尊重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於亡建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贍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文武堅姓名曰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

之　九月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
知留後　冬十月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爲西川
節度使甲申廢永平軍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
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
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十二月以顧彥暉
爲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　楊守亮使
楊守厚囚道弼奪其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
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
救東川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
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砦

守厚走歸緜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謀
告之彥暉乃以疾辭
景福元年威戎節度使楊晟與楊守亮等約攻王建
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蕘將
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簡
擊蕘斬之　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
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
將兵五萬攻彭州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
亮遣其將符昭救晟徑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華
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

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爲蜀軍大至引兵宵遁　三月左神策勇勝三都都指揮使楊子實子遷子釗皆守亮之假子也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壬子帥其眾二萬降於王建　楊晟遣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使攻東川以解彭州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督將竇行實戍梓州守厚密誘之爲內應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彥暉斬之守厚遁去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盤桓緜劍間王建遣其將吉諫襲守厚破之癸亥西川將李簡邀守忠於鍾陽斬獲三千餘人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鉾斬獲三千餘人降萬五千

人守忠守厚皆走　秋七月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爲常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僞署觀察使與之共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

以爲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氏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憫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而返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乘虛掩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手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百負薪土填壕爲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

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偘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宗偘即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通共宗偘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舉施行事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淘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宗偘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爲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衞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今牓帖既下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百姓

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狸誰肯來者欲招之必有其
術願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
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
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卽使相從牒具人數部送招安
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
有自軍前先寄歸者量給資糧悉部送歸招安寨其
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以前南鄭令王丕攝
縣令設置曹局撫安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
自入山招其親戚彼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爲軍士
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踊躍相帥下山如子歸母

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山時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漚麻鬻之以為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明日牓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稍稍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秋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犇閬州

冬十二月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建遣節度押牙延陵鄭頊使於朱全忠全忠問

劍閣頊極言其險全忠不信頊曰苟不以聞恐誤公
軍機全忠大笑
二年春正月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王建有隙李茂
貞欲撫之使從己奏請更賜彥暉節詔以彥暉爲東
川節度使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
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請
與茂貞絕乃許之　二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王建
同平章事　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
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
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

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它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轂中涓宿之孫也

乾寧元年夏五月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於女牆丙子西川兵登城楊晟猶帥眾力戰刁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爲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惟速死爲惠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名曰宗訓又更王釗名

曰宗謹李綰姓名曰王宗綰　秋七月緜州刺史楊
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降王建
二年秋九月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
甲戌軍於緜州時三鎮犯闕　冬十一月丁丑雅州刺史王
宗侃攻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顒斬之　十二月甲申閬
州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渠州刺史陳璠各
帥所部兵犇王建　王建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
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遣瀘州刺史馬敬儒斷峽路
請興兵討之戊子華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俘斬數
萬拔楸林寨　丙申王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爲東

川兵所擒顧彥暉畜以爲子戊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部兵二千降於建

三年春正月西川將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刺史田昉閏月丁亥果州刺史張雄降於王建　夏五月丙戌上遣中使詣梓州和解兩川王建雖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解　荆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泝江略地盡取濱江州縣武泰節度使王建肇棄黔中收餘衆保豐都存又引兵西取渝涪二州汭以其將趙武爲黔州留後存爲萬州刺史趙武數攻豐都王建肇不能守與存皆降於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掌

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建使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　秋八月癸丑以王建爲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

四年春二月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爲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繼徽本姓楊名崇本茂貞之假子也　庚申王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爲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

八千趨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爲開江防送
進奉使將兵七千趨瀘州辛未宗侃取渝州降刺史
牟崇厚癸酉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
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將守劍門西川將王宗
播擊擒之 夏四月以右諫議大夫李洵爲兩川宣
諭使和解王建及顧彥暉 五月丙戌王建以節度
副使張琳守成都自將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姓名
曰王宗滌 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
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爲西川
節度使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丙寅

宣諭使李洵至梓州己巳見建於張杷砦建指執旗
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　王建與顧彥暉五十餘
戰九月癸酉朔圍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
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困於輸
輓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爲偷安之
計皆啗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
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
之所恃反爲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德權許州
人也　復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
月壬子知遂州侯紹帥衆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威

帥衆千人戊午鳳翔將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
王建建攻梓州益急庚申顧彥暉聚其宗族及假子
共飮遣王宗弼自歸於建酒酣命其假子瑤殺已及
同飮者然後自殺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命
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
十二月壬戌王建自梓州還戊辰至成都
光化元年春正月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
東川節度使　夏五月朝廷聞王建已用王宗滌爲
東川留後乃召劉崇望還爲兵部尚書仍以宗滌爲
留後　秋九月己丑東川留後王宗滌言於王建以

東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還動踰數月請分遂合瀘
渝昌五州別爲一鎭建表言之　冬十月丁巳以東
川留後王宗滌爲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
夏六月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平章事　秋
七月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信武軍兩道
都指揮制置等使
天復元年春三月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王
建表馬步使王宗裕爲留後　閏六月道士杜從法
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王建遣王宗黯將兵

會東川武信兵討之　龍臺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法平之

二年春二月西川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棄鎮犇鳳翔王建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爲利州制置使

秋八月西川軍請假道於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脩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爲之死戰何以自保宗播令其衆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於右目

鏃不出王建自舐其創膿潰鏃出王宗播攻馬盤寨繼密戰敗犇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於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滌入屯漢中王建曰繼密殘賊三輔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曰王萬弘不時召見諸將陵易之萬弘終日縱酒俳優輩亦加戲誚萬弘不勝憂憤醉投池水而卒詔以王宗滌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爲宗滌姓名應之王宗佶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

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成都爲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道襲閬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　九月戊申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冬十月王建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爲興州刺史

三年夏四月王建出兵攻秦隴乘李茂貞之弱也遣判官韋莊入貢亦脩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建與之宴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押牙少留

當共閱之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玆數 秋八月庚辰加西川節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

天祐元年春二月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於王建時朱全忠劫車駕遷洛陽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祐爲北路行營指揮使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 王建賦斂重人莫敢言馮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賜之

金帛自是賦斂稍損

昭宣帝天祐二年冬十一月昭宗之喪朝廷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書記韋莊爲建謀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卿曰蜀之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表皆不報尋有士卒自汴來聞先帝已罹朱全忠弑逆蜀之將士方日夕枕戈思爲先帝報仇不知今玆使來以何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卿乃還

三年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蹈號慟稱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

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牓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後梁武帝開平元年秋九月蜀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爲惡王不從涓杜門不出王用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己亥卽皇帝位國號大蜀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爲內樞密使莊見素之孫也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粗曉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

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蜀主長子校書郎宗仁幼以疾廢立其次子祕書少監宗懿爲遂王

張溥曰王建一屠販劇賊隸楊復光爲都頭復光死田令孜誘養之僖宗走興元時建仗長劍負玉璽從行當塗驛棧道焚斷控馬冒煙焰中出過宿坂下天子枕其膝而寢其流離奉君義於楚涓人之背靈王也令孜蜀人陳氏子繇小馬坊使進中尉佞濁亂天下劫主再遷神人怨毒旣流儋州猶依兄陳敬瑄不肯行昭宗新立

亦不聞明詔其罪僇示四方國命幾搖戎首逋
死匹夫有憤義不共存建固田氏養子未必憂
社稷之辱明討賊之義獨其決機擇利亦知倚
天子爲勢重誅亂臣爲有名破關進兵拜表鞠
旅彼偏霸一方者每以桓文自處智勇亦類近
之盜賊居僭烏能識其意哉韋昭度受命出討
三年無功建乘罷兵制書脅而去之駱保朝京
印節夕授遂專制圖蜀全有其地蓋事未成則
借名於朝廷將成則擅功爲已有國之大臣不
執兵柄蜀之版圖不登天府先有所藉後無所

分然後名實並收世莫能較也令孜竄穴西川惟恃敬瑄拒命來奔即盜其軍政竊國之智施之竊兄適行其熟及成都危急登城請命猶望以十軍阿父之恩寬其辜戮建陽許諾竟取而代遷於雅州二賊並誅有韓建擒楊復恭之功無邠岐殺杜讓能之罪是可謂以義斷恩不病專征矣顧彥暉雄視梓州楊晟楊守厚跳梁彭縣李繼密橫據漢中其抗衡不下者皆蜀之梗建既誅令孜敬瑄次第畢克蓋罪人斯得則國靈是依大勢在我則羣方來屬亦事之必然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五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諸鎮相攻

唐僖宗廣明元年冬十一月以忠武大將周岌爲忠武節度使初薛能遣牙將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爲節度使卽以宗權爲蔡州刺史先是秋九月周岌逐節度使薛能自稱留後至是遂授以節度使

中和元年秋九月武寧節度使支詳遣牙將時溥陳

璠將兵五千人入關討黃巢溥至東都自知留後溥送詳歸朝璠殺之詔以溥爲武寧留後溥表璠爲宿州刺史　忠武監軍楊復光奏升蔡州爲奉國軍以秦宗權爲防禦使　秋九月昭義十將成麟殺節度使高潯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戍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方立邢州人也　冬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爲節度使

二年秋八月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幷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節度使諸葛爽於修武爽棄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洺而還　九月黃巢所署同州

防禦使朱温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王鐸承
制以温爲同華節度使　冬十月韓簡復引兵擊鄆
州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
餘衆嬰城拒守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
以朱温爲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
名全忠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鴈門
節度使（事見李克用歸唐）　孟方立既殺成麟引兵歸邢州
潞人請監軍吳全勖知留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
知邢州事方立不受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
表其將李殷銳爲潞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以天平留後朱瑄爲節度使　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爲秦宗權所攻棄州犇項城餘衆歸諸葛爽爽以爲懷州刺史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下爽復襲取河陽朱瑄請和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於武陟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行達爲留後簡爲部下所殺己未以行達爲魏博留後　以王鎔爲成德留後　三月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侯

克復長安令赴鎮 夏六月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 以成德留後王鎔魏博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爲本道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九月乃遷治所於邢州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請復軍府於潞州冬十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爲方立所敗又遣李克脩擊之克脩克用弟也辛亥取潞州殺其刺史李殷銳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

州之人半爲俘馘野無稼穡矣

四年春正月賜魏博節度使樂行達名彥禎　周岌時溥朱全忠以黃巢兵尚彊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夏五月甲戌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霑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鬭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

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須
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
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
度史敬思爲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縋城得出監
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爲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
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者則射之是夕彥洪乘
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
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
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
全忠劉氏曰公比爲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今汴人

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爲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　夏六月蔡州節度

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眾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爲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全忠德之與瑄約爲兄弟 秋七月朱全忠擊秦宗權敗宗權於溵水 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榆次鎮將鴈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爲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全忠仍牓東都陝孟云臣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將士皆號泣冤訴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

命拊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妒功嫉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又奏請以弟克脩爲昭義節度使皆許之由是昭義

分為二鎮進克用爵隴西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河東從之　冬十二月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卒數百人於漳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彥禎奏云為盜所殺朝廷不能詰

光啟元年春正月秦宗權寇潁亳朱全忠敗之於焦夷　三月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為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彊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為姪鄴娶克用女又河

北諸鎮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終爲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夏五月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怠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

以爲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李全忠旣喪師恐獲罪收餘衆還襲幽州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全忠自爲留後

秦宗權陷東都　秋七月以李全忠爲盧龍留後

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鎭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復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鎭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戸尋賜死　秦宗權攻鄭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

刺史趙犨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犨爲蔡州節度使犨德朱全忠之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調發無不立至　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全忠於八角

二年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爲留後　九月李克脩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故鎮武安臨洺邯鄲沙河以大將安金俊爲邢州刺史　冬十月李克修攻邢州不克而還　十二月秦宗權遣孫儒將兵攻陷鄭州進陷河陽儒自稱留後　天平牙將朱瑾逐

泰寧節度使齊克讓自稱留後朝廷因以瑾爲泰寧節度使

三年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爲全忠所敗恥之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爲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期以初夏而還　夏四月朱珍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辛亥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晊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

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踊躍爭先賢不爲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爲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　蔡將盧瑭屯於萬勝夾汴水而軍以絶汴州運路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於是蔡兵皆徙就張晊屯於赤岡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　五月丙子朱全忠出擊張晊大破之秦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　朱全忠求救於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辛

已全忠以四鎮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全忠深德朱瑄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　秋八月朱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已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誚讓瑄復書不遜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王子拔之殺刺史丘弘禮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兗鄆始有隙　九月朱

珍攻濮州朱瑄遣其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擒斬之　冬十月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犇鄆珍進兵攻鄆瑄使裕詐遺珍書約爲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以其屬郭詞爲刺史　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李唐賓勇略功名略相當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迎其妻於大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蔣玄暉召珍以唐賓代總其衆館驛巡官馮翊敬翔諫曰朱珍未易

輕取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關犇大梁珍亦棄軍單騎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因引兵歸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爲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　己亥秦宗權陷鄭州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十一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朱全忠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爲先進官爲都統顧不得淮南

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構怨　十二月癸巳秦宗權所署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諲陷荆南節度使張瓌留其將王建肇守城而去遺民纔數百家

文德元年春正月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亳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亥以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諸鎭兵皆受全忠節度

二月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泰不法發六州民築羅城方八十里人苦其役其子從訓尤凶險旣殺王

鐸魏人皆惡之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爲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疑之藉藉不安從訓懼易服逃出止於近縣彥禎因以爲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居龍興寺爲僧眾推都將趙文玣知留後事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文玣不出戰眾復殺之推牙將貴鄉羅弘信知留後事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從訓收餘眾保內黃魏人圍之先是朱全忠將討蔡州遣押牙雷鄴以銀萬兩請糴於魏牙兵旣逐彥禎殺鄴於館從訓旣敗乃求救於全忠　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河南

尹張全義刻臂爲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
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
全義聞之不以爲忤罕之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而
罕之徵求無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
主吏至河陽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傅
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
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爲資啗人爲糧至是悉其
衆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
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夜乘
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罕之踰垣步走全義盡俘其

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犇澤州求救於李克用
三月朱全忠裹糧於宋州將攻秦宗權會樂從訓
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賓等將步騎
三萬攻蔡州遣都指揮使朱珍等分兵救樂從訓自
白馬濟河下黎陽臨河李固三鎮進至內黃敗魏軍
萬餘人獲其將周儒等十人　李克用以其將康君
立為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金俊安
休休五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
守城中食盡求救於朱全忠以妻子為質　夏四月
朱全忠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牛存節將兵數萬救河

陽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騎兵逆戰於
温河東軍敗安休休懼罪犇蔡州汴人分兵欲斷太
行路康君立等懼引兵還全忠表丁會爲河陽留後
復以張全義爲河南尹會壽春人存節博昌人也全
義德全忠出己由是盡心附之全忠每出戰全義主
給其糧仗無乏李罕之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
罕之留其子頎事克用身還澤州專以寇鈔爲事自
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
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河中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絕
高民保聚其上寇盗莫能近罕之攻拔之時人謂之

李摩雲　樂從訓移軍洹水羅弘信遣其將程公信
擊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軍門癸巳遣使以厚
幣犒全忠軍請修好全忠乃召軍還詔以羅弘信權
知魏博留後　加李克用兼侍中　五月己亥加朱
全忠兼侍中趙德諲旣失荆南且度秦宗權必敗壬
寅舉山南東道來降且自託於朱全忠全忠表請以
德諲自副制以山南東道爲忠義軍以德諲爲節度
使充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　朱全忠旣得雒孟無
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於蔡州之
南克北關門宗權退守中州全忠分諸將爲二十八

寨以環之　六月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爲節度使　秋七月李罕之引河東兵寇河陽丁會擊卻之　以權知魏博留後羅弘信爲節度使　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　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引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　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劉瓚不聽前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　孟方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遼州李克修邀擊擒之　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吳康鎭朱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

之丙申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執忠武留後王蘊復取許州　十二月蔡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囚之降於全忠全忠表叢爲蔡州留後

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於呂梁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　壬子蔡將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權全忠以璠爲淮西留後　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斬於獨柳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於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笑揆遜之族孫也　三月加朱全忠兼中書令進爵東

平郡王全忠旣克蔡州軍勢益盛加奉國節度使趙德諲中書令加蔡州節度使趙犨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爲治所　夏五月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洺二州方立遣大將馬溉袁奉韜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爲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不爲方立用方立慚懼飲藥死弟攝洺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奉之爲留後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弘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兵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　朱珍

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廄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爲無禮拔劍斬之遣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後從容白之全忠果大驚翔因爲畫策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爲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丁未至蕭縣以龐師古代珍爲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

進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還

大順元年春正月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克用以安金俊爲邢洺團練使　二月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邢洺團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河東萬勝軍使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　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騎赴之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昭義節度使李克修詬而笞之克修慚憤成疾三月薨克用表其弟決勝軍

使克恭爲昭義留後　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於時溥朱全忠帥諸軍討之溥出兵掠碭山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擒石君和友裕全忠之子也　赫連鐸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濬爲都統判官克用

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它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七六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爲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

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
失今不取後悔無及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
播遷雖藩鎭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
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
乘其危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
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
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二
相言叶僶俛從之曰玆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五
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
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以鎭國節度使韓建

爲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爲南面招討使王鎔爲東面招討使李匡威爲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爲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爲英武之舉橫挑彊寇離諸侯心吾見其顚沛也遂以衰疾固辭徽僧孺之孫也　李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克修之簡儉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及孟遷以邢洺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爲軍城都虞候羣從皆補右職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既

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霸劫其衆以叛循山而南至於沁水衆已三千人李元審擊之爲霸所傷歸於潞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衆推居受爲留後附於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爲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爲留後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壬子張濬帥

諸軍五十二部及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樓餞之濬屏左右言於上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爲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餞濬於長樂坂復恭屬濬酒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李罕之官爵六月以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　張濬會宣武鎭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　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別將李讜李重胤鄧季筠將兵攻

李罕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於澤州之北
爲從周應援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
州請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爲汴人所據分兵
二千使揆將之趣潞州八月乙丑揆發晉州李存孝
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裦衣
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賜旌節中使韓歸
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衆於刁黃嶺盡殺之存孝
械揆及歸範紖以素練徇於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孫
尚書爲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葛僕射可速歸大梁
令尚書視事遂紖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旣而使人

誘之欲以爲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鎭使邪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以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　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存孝將五千騎救之　九月壬寅朱全忠軍於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絕當道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旬日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鬬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

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讜李重胤收衆遁去
存孝罕之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
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葛從周朱崇節棄
潞州而歸戊申全忠庭責諸將撓敗之罪斬李讜李
重胤而還李克用以康君立爲昭義留後李存孝爲
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而君立
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
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
戛斯衆數萬攻遮虜軍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其
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爲存信之副遂破

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及鐸之壻停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慚而止　冬十月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遣使者請糧馬及假道於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又請於鎮鎮人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於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於洪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

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衆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自含口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冤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

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拔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阽危之時則譽臣爲韓彭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爲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臣獨不懼陛下它日之罵乎况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今張濬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鬬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叩閽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扆座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廷然後自拘司敗恭俟

鈇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踰王屋至河
陽撤民屋爲栰以濟河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
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鎭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
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鎭魏
鎭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鄜夏之
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復從
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十二月辛丑汴將丁會
葛從周擊魏度河取黎陽臨河龐師古霍存下淇門
衞縣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
二年春正月羅弘信軍於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

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汴 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爲荆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爲鄂岳觀察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彥若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緯愼由從子彥若商之子也楊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斬其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

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詔
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
其官爵使歸晉陽　二月加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
罕之官爵再貶張濬繡州司戶　三月張濬至藍田
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
表爲緯濬訟冤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緯至商州而
還亦寓居華州　夏四月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
其兵於河上進圍雲州　秋七月李克用急攻雲州
赫連鐸食盡奔吐谷渾部旣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
將石善友爲大同防禦使　邢洺節度使李存孝勸

李克用攻鎭州克用從之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懷孟之境　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克其外城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於丁會　李克用攻王鎔大破鎭兵於龍尾岡斬獲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柏鄉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還軍於邢州　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詞降於朱全忠　泰寧節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州　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衆二千降於全忠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爲左右開道指揮使　十二月乙酉汴將丁會張歸霸與朱瑾戰

於金鄉大破之殺獲殆盡瑾單騎走免
景福元年春正月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堯山
李克用遣其將李嗣勳擊之大破幽鎮兵斬獲三萬
二月戊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
前行軍於斗門　甲申朱全忠至衞南朱瑄將步騎
萬人襲斗門朱友裕棄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
酉引兵趣斗門至者皆爲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
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忠走張歸厚於後力戰全
忠僅免副使李璠等皆死　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
使趙克裕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

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穫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復值水災人死者什六七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它鎮仍命大臣鎮徐州詔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感化節度使以溥爲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崇望及華陰而還　忠義節度使趙德諲薨子匡凝代之　三月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鎮戊午鎔與戰於新市大破之殺獲三萬餘人辛酉克用退屯欒城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　夏四月李匡

威出兵侵雲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還　秋八月李克用北巡至天寧軍聞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八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慶發兵於晉陽克用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擒吐谷渾邏騎三百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遷入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己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軍斬獲不可勝計　九月時溥迫監軍奏稱將士留己冬十月復以溥爲侍中感化節度朱全忠奏請追溥新命詔諭解之　初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爲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

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逗遛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存信還譖存孝無心擊賊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爲邢洺磁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一月時溥濠州刺史張璲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於朱全忠 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

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

二年春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　二月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致書解之克用怒斬藏海進兵擊鎔敗鎮兵於平山辛巳攻天長鎮旬日不下鎔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下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衆潰去河東軍無食脯其尸而啗之　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徐兗兵於石佛山下

大破之瑾遁歸兖州辛卯徐兵復出存戰死　李克用進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王鎔遂入鎮州與鎔計事鎔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但遺克用書言鄴下有十萬精兵抑而未進克用復書言儻實屯軍鄴下顒望降臨必欲眞決雌雄願角逐於常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元氏克用引還邢州鎔犒匡威於稾城輦金帛二十萬以酬之　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瑾宵遁友裕不追都虞候朱友恭以書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指揮使龐師古使代之

將且拨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山中潛詣碭山匿於伯父全昱之所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庭全忠命左右捽抑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使權知許州友恭壽春人李彥威也幼爲全忠家僮全忠養以爲子張夫人碭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至中塗夫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爲之返龐師古攻佛山寨拔之自是徐兵不敢出　李匡威之救王鎔也將發幽州家

人會別弟匡籌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三月匡威自鎮州還至博野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衆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進退無所之遣判官李抱眞入奏請歸京師京師屢更大亂聞匡威來坊市人恐曰金頭王來圖社稷士民或竄匿山谷王鎔德其以己故致失地迎歸鎮州爲築第父事之

夏四月汴軍攻徐州累月不克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兵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爲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癸未全忠

自將如徐州戊子龎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燕子樓自焚死己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留後奏乞朝廷除文臣爲節度使　李匡威在鎭州爲王鎔完城塹繕甲兵訓士卒視之如子匡威以鎔年少且樂真定土風潛謀奪之李抱真自京師還爲之畫策陰以恩施悅其將士王氏在鎭久鎭人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爲晉人所困幾亡矣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爲然

與鎔騈馬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振匡威入東偏門鎮之親軍閉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既得鎔攻匡威殺之并其族黨鎔時年十七體疎瘦爲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李匡籌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冤詔不許　幽州將劉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歸會李匡籌立戍卒奉仁恭爲帥還攻幽州至居庸關爲府兵所敗仁恭犇河東李克用厚待之　六月李匡籌出兵攻王鎔之樂壽武彊以報殺匡威之恥　秋七月王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敗之

於平山王申進擊鎭州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助攻
邢州克用許之克用治兵於欒城合鎔兵三萬進屯
任縣李克信屯琉璃陂　八月朱全忠命龐師古移
兵攻兗州與朱瑾戰屢破之　九月李存孝夜犯李
存信營虜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
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兵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
牙將袁奉韜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卽歸
晉陽尙書所憚者獨大王耳諸將非尙書敵也大王
若歸咫尺之塹安能沮尙書之鋒銳邪存孝以爲然
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窮

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朱全忠大喜使將親軍　十二月汴將葛從周攻齊州刺史朱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

乾寧元年春正月以李匡籌爲盧龍節度使　二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軍於魚山瑄與朱瑾合兵攻之兗鄆兵大敗死者萬餘人　三月邢州城中食盡甲申李存孝登城謂李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苟非困於讒慝安肯捨父子而從仇讎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泥首謝罪曰兒粗立微勞存信逼兒失圖至此克用

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萬端亦存信教汝乎囚之歸於晉陽車裂於牙門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爲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檛陷陣萬人辟易每以二馬自隨馬稍乏就陳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爲之請因而釋之旣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旣死克用爲之不視事者旬日私恨諸將而於李克信竟無所譴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存孝誅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克用表馬

師素爲邢洺節度使　夏五月朱瑄朱瑾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安福順及弟福慶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渡河應之　六月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擒白義誠　秋八月昭義節度使康君立詣晉陽謁李克用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信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劍斫之囚於馬步司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爲昭義留後　冬十月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於李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

李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怒十一月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進圍新州　十二月李匡籌遣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絙之徇於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進攻嬀州壬子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將李存審自它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籌挈其族犇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伎妾遣兵攻之於景城殺之盡俘其衆存審本姓苻宛丘人克用養以爲子丙辰克用進軍幽州其

大將請降匡籌素暗懦初據軍府兄匡威聞之謂諸將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復何恨但惜匡籌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

二年春正月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 癸未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朱瑄自鄆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盡奪其餉擒河東將安福順安福慶 二月李克用表劉仁恭爲盧龍留後留兵戍之壬子還晉陽嬀州人高思繼兄弟有武幹爲燕人所服克用皆以爲都將分掌幽州兵部下士

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憚之久之河東兵戍幽州者暴横思繼兄弟以法裁之所誅殺甚多克用怒以讓仁恭仁恭訴稱高氏兄弟所爲克用俱殺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復引其諸子置帳下厚撫之 三月加王鎔兼侍中 夏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爲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爲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以張濬爲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 九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於梁山瑄敗走還鄆 冬十月朱全忠遣都將葛從周擊兗州自以大軍繼之癸卯圍兗州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薨軍中推其子

節度副使鄯爲留後　十一月齊州刺史朱瓊舉州降於朱全忠瓊瑾之從父兄也　朱瑄遣其將賀瓌柳存及河東將何懷寶將兵萬餘人襲曹州以解兖州之圍瓌濮陽人也丁卯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南及之屠殺殆盡生擒瓌存懷寶俘士卒三千餘人是日晡後大風沙塵晦冥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盡殺之庚午縛瓌等徇於兖州城下謂朱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　朱瑾僞遣使請降於朱全忠全忠自就延壽門下與瑾語瑾曰欲送符印願使兄瓊來領之辛巳全忠使瓊往瑾

立馬橋上伏驍果董懷進於橋下瓊至懷進突出擒之以入須臾擲首城外全忠乃引兵還以瓊弟玭爲齊州防禦使殺柳存何懷寶聞賀瓌名釋而用之

朱全忠之去兗州也留葛從周將兵守之朱瑾閉城不復出從周將還乃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潛歸故寨瑾以從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從周突出奮擊殺千餘人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

朱瑄朱瑾屢爲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財力俱弊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於魏以救之

三年春閏正月李克用遣蕃漢都指揮使李存信將萬騎假道於魏以救兗鄆軍於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嚴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退保洺州喪士卒什二三委棄資糧兵械萬數史儼李承嗣之軍隔絶不得還弘信自是與河東絶專志於汴全忠方圖兗鄆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向拜授之曰六兄於予倍年以長固非諸鄰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　二月朱全忠薦兵部尚書張濬上欲復相之李

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爲相臣則夕至闕
廷京師震懼上下詔和解之　三月朱全忠遣龐師
古將兵伐鄆州敗鄆兵於馬頰遂抵其城下　夏四
月李克用擊羅弘信攻洹水殺魏兵萬餘進攻魏州
五月李克用攻魏博侵掠徧六州朱全忠召葛從
周於鄆州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畱龐師古攻鄆
州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人多鑿坎於陳前戰方
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躓汴人生
擒之克用自往救之馬亦躓幾爲汴人所獲克用顧
射汴將一人斃之乃得免克用請修好以贖落落全

忠不許以與羅弘信使殺之克用引軍還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濟河屯於楊劉復擊鄆及兗鄆河東之兵戰於故樂亭破之兗鄆屬城皆爲汴人所據屢求救於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爲羅弘信所拒不得前兗鄆由是不振　秋九月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敗汴將葛從周於宗城北乘勝至魏州北門　冬十月李克用自將攻魏州敗魏兵於白龍潭追至觀音門朱全忠復遣葛從周救之屯於洹水全忠以大軍繼之克用乃還　十一月朱全忠還大梁復遣葛從周東會龐師古攻鄆州

四年春正月龐師古葛從周併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但引水爲深濠以自固辛卯師古等營於水西南命爲浮梁辛巳潛決濠水丙申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先濟瑄聞之棄城奔中都葛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及妻子以獻　朱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爲天平留後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全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聞鄆州已失守汴兵奄至遂降二月戊申從周入兗州獲瑾妻子朱瑾還無所歸帥其衆趨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走保海州爲汴

兵所逼與史儼李承嗣擁州民度淮犇楊行密行密
逆之於高郵表瑾領武寧節度使全忠納瑾之妻引
兵還張夫人逆於封丘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請
見之瑾妻拜夫人荅拜且泣曰兖鄆與司空同姓約
爲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姒辱於此它日
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於
佛寺爲尼斬朱瑄於汴橋於是鄆齊曹棣兖沂密徐
宿陳許鄭滑濮皆入於全忠惟王師範保淄青一道
亦服於全忠李存信在魏州聞兖鄆皆陷引兵還淮
南舊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兖鄆兵軍聲大振

史儼李承嗣皆河東驍將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間道詣楊行密請之行密許之亦遣使詣克用修好　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爲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十八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章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又遣成德節度使王鎔義武節度使王郜書欲與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須兵扞禦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於地慢罵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戍將戍將遁逃獲免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　秋九月丁丑李

克用至安塞軍辛巳攻之幽州將單可及引騎兵至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對曰但見可及輩克用瞋目曰可及輩何足爲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河東兵大敗失亡大半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克用醒而後知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　冬十月劉仁恭奏稱李克用無故稱兵見討本道大破其黨於木瓜澗請自爲統帥以討克用詔不許又遣朱全忠書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朝廷從之仁恭又遣使謝克用陳去就不

自安之意克用復書略曰今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詞著誓

光化元年春三月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又不禮於鄰道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彥威棄城挈家犇魏州羅弘信不納乃犇汴州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爲義昌留後仁恭兵勢益盛自謂得天助有併吞河朔之志爲守文請旌節朝廷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

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耳何爲累章見拒爲吾言之其悖慢如此朱全忠與劉仁恭修好會魏博兵擊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　丁卯朱全忠遣葛從周分兵攻洺州戊辰拔之斬刺史邢善益　五月葛從周攻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走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全忠以從周爲昭義留後守邢洺磁三州而還　秋八月上欲藩鎮相與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爲河東汴州宣慰使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於先

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　九月魏博節度使羅弘信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紹威知留後　冬十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三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州壬寅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不能制會橫衝都將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謂嗣昭曰吾輩亦去則勢不可支矣我試為公擊之嗣昭曰善我請從公後嗣源乃解鞍厲鏃臨高布陣左右指畫邢人莫之測嗣源直前奮擊嗣昭繼之從周乃退德威馬邑人也　以羅紹威

知魏博留後　十一月以魏博留後羅紹威爲節度使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旬日無帥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以狀白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爲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遣其子顥請降於朱全忠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

二年春正月朱全忠表李罕之爲昭義節度使　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於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

求救於朱全忠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於內黃癸卯全忠以中軍軍於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壻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使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卻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思安陳留人也時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

攻上水關館陶門從周與宣義牙將賀德倫出戰顧門者曰前有大敵不可返顧命闔其扉從周等殊死戰仁恭復大敗擒其將薛突厥王郤郎明日汴魏乘勝合兵擊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汴魏之人長驅追之至臨清擁其衆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紀鎮人亦出兵邀擊於東境自魏至滄五百里間僵尸相枕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橫矣德倫河西胡人也劉仁恭之攻魏州也羅紹威遣使修好於河東且求救壬午李克用遣李嗣昭將兵救之會仁恭已爲汴兵所敗紹威復與河東絕嗣昭引還　葛從

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氏
叔琮自馬嶺入拔遼州樂平進軍榆次李克用遣內
牙軍副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叉爲
前鋒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請擒之求一
州爲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戰於
洞渦德威微服往挑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走
章果逐之德威奮鐵撾擊之墜馬生擒以獻因擊叔
琮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叔琮棄營走德威追之出石
會關又斬千餘級從周亦引還　丁巳朱全忠遣河
陽節度使丁會攻澤州下之　夏五月李克用遣蕃

漢馬步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攻李罕之己亥圍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陽辛丑遣其將張存敬救之壬寅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大破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及其裨將伊審李弘襲以李嗣昭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代之攻潞州　六月乙丑李罕之疾亟丁卯全忠表罕之爲河陽節度使以丁會爲昭義節度使未幾又以其將張歸霸守邢州遣葛從周代會守潞州　丁丑李罕之薨於懷州　秋七月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澤州己巳汴將劉玘棄澤

州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存璋爲澤州刺史賀德倫守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乙酉德倫等棄城宵遁趣壺關河東將李存審伏兵邀擊之殺獲甚衆葛從周以援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

三年夏四月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鎮兵十萬擊劉仁恭五月仁恭遣使卑辭厚禮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攻邢洺以救之　六月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葛從周將精兵逆戰於老鵶隄大破仁恭斬首三

萬級仁恭走保瓦橋秋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
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洺以救仁恭敗汴軍於內丘
王鎔遣使和解幽汴會久雨朱全忠召從周還　八
月李嗣昭又敗汴軍於沙河攻洺州乙丑朱全忠
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洺州擒刺史朱紹宗全忠命
葛從周將兵擊嗣昭　九月葛從周自鄴縣度漳水
營於黃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洺水置營李
嗣昭棄城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邀擊大破之　朱
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臨城踰滹
沱攻鎮州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

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鎭州密邇太原困於侵暴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爲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爲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鎭州明公爲唐桓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鎭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况王氏秉旄五代時推忠孝人人欲爲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爲質以文繒二十萬犒軍

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劉仁霸辛酉拔莫州　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道濘不能進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殺刺史楊約　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處

直請依城爲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鎭合兵三十萬攻我於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處直逆戰於沙河易定兵大敗死者過半餘衆擁處直犇還甲申王郜棄城犇晉陽軍中推處直爲留後存敬進圍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盡忠於公未嘗相犯何爲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勳封疆密邇且昏姻也修好往來乃常理耳請從茲改圖全忠許之乃歸罪於梁汶而族之以謝

全忠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爲處直表求節鉞處直處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上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鎭皆服於全忠先是王郜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進攻河陽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力戰於壕外河東兵乃退寶鄆州人也

天復元年春正月朱全忠旣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己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驕汰

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爲我以一繩縛之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含山路以襲之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絪守絳州屯兵二萬以拒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珂遣間使告急於李克用道路相繼克用以汴人先據晉絳兵不得進珂妻遣克用書曰兒旦暮爲俘虜大人何忍不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衆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

郎舉族歸朝珂又遣李茂貞書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奬王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興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修短繫公此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　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州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犇京師而人心離貳會浮梁壞流澌塞河舟行甚難珂挈其族數百人欲

夜登舟親諭守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壬戌珂植白旙於城隅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從之且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馳往赴之戊辰至虞鄉先哭於重榮之墓盡哀河中人皆曰珂欲面縛牽羊出迎全忠遽使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若郎君如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歔欷聯轡入城全忠表

張存敬爲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於大梁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殺之於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全忠雖遣使報之而忿其書辭蹇傲決欲攻之 加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中

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癸卯遣宿州刺史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洺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

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辛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卽令權知沁州壬子叔琮拔澤州刺史李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己未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 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頹壞隨加完補河東

將李嗣昭李嗣源鑿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於洞渦時汴軍既衆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瘧痢全忠乃召兵還五月叔琮等自石會關歸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衆先是汾州刺史李瑭舉州附於汴軍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日而拔執瑭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徙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

六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關攻隰州刺史唐禮降之進攻慈州刺史張瓌降之

二年春正月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 朱全

全聞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旋軍河中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等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嗣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於蒲南叔琮夜帥眾斷其歸路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己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三月戊午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眾心恟懼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後軍先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寧長驅乘之河東驚潰擒克用子廷鸞兵

仗輜重委棄殆盡朱全忠令叔琮友寧乘勝遂攻河
東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至清
源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
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
餘衆依西山得還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
圍裹衣摶帶以示閑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
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
此必能固守王勿為此謀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
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築壘穿
塹環之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

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今日反效之耶且王昔居達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耶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寧爲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陽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衆必乃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軍於興平武功之間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

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岡之巔嗣昭等以爲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克用以使引咨幕府曰不貯軍食何以聚衆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衆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聚斂寧有盜臣苛政有如猛虎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齊庫既焚晏嬰入賀又曰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改作寧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温王

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爲戒且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錢穀有句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內康疲俗名高五霸道冠八元至於索闇閻定間架增麴蘗撿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爲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勗以爲言克用曰此輩從吾

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存勗幼警給有勇略克用爲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覦神器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勢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爲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卽命酒奏樂而罷

張溥曰朱温天下之無義者也始從黃巢爲賊
棄而歸唐非必忠順特刦於謝瞳從橫之論擇
利而往爾巢趣汴州温乞師於晉李克用下兵
太行度河出雒陽擊巢敗之拔温虎口恩施誠
厚顧以酒醉媢言夜攻上源驛德始而怨終非
獨負晉於國寧有利焉巢黨秦宗權陷陝雒諸
州稱帝矣將兵擊温環汴爲栅三十六温不敵
也懼而請救於兖朱瑾鄆朱瑄聚四鎭之力始
得邊孝村一捷宗權宵遁賊勢遂衰其於温可
謂死而生之也蔡人方去卽圖幷吞反戈相向

襲曹濮攻兖鄆其名何居逌朱瑄被執瑾奔淮南温納其妻張夫人逆於封丘持之而泣朱温負德不仁卽若妻亦必弗善也王珂者王重榮之兒子温自同州降唐時依重榮以居母王氏事重榮爲舅父家世恩舊其何可忘一旦呼張存敬侯言取大繩縛珂珂舉族出迎温握手好語稱爲郎君竟殺之華州傳舍温自有汴梁以來破時溥誅宗權逐王郜敗劉仁恭攻城略地咸以譎勝其最得志者莫大於兼兖鄆克河中而負德獨甚所以論者惡温謂其賊倍曹操也

李克用功造唐室張濬孔緯反興兵討之莽卓
未誅而郭李嬰罰謀國不忠罪無所逭然六師
撓伐猶以天子爲名不敢怨也朱温國賊首背
晉恩李罕之劉仁恭等紛紛效之朝爲兄弟夕
爲仇讐所遭何多不幸乎温善負人克用爲人
所負負人者得天下負於人者幾不能保一國
豈三代以下戰勝攻取仁義之術竟無可施哉
温妻張氏賢明精悍兵間外事咸藉咨決克用
劉夫人嘗從征伐教侍妾騎射以佐戰智略習
兵上源驛之變保軍徐還勸克用歸鎮表訴朝

廷氏叔琮等圍困太原李存信請避入北邊夫人詈之乃止晉汴舉事雖不同其起家俱縣賢婦人力彼梱以内未嘗不相當也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